



神游世界科幻丛书

烽火岛

儒勒·凡尔纳 著

L'ARCHÉLIDE EN FEU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家介绍

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是19世纪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

1828年,凡尔纳生于南特的诉讼代理人家庭,1848年赴巴黎学习法律,写过短篇小说和剧本。

1863年起,他开始发表科学幻想冒险小说,以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一举成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主要作品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机器岛》、《漂逝的半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20多部长篇科幻历险小说。

凡尔纳的作品形象而夸张地反映了19世纪“机器时代”人们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意志和幻想,并成为西方和日本现代科幻小说的先河,我国的科幻小说大多也受到他作品的启发和影响。

凡尔纳的作品情节惊险,人物生动,熔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炉,他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预言和假设,至今还启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深受数亿读者的喜爱。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希腊独立战争为背景,通过希腊姑娘哈琼娜与援希志愿军的法国军官亨利·达巴莱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19世纪初希腊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起义,歌颂了在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希腊民族英雄,鞭笞了背叛祖国的败类,谴责了土耳其的侵略行为。

本书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情节曲折离奇,扣人心弦;阅读的同时还能使您学到许多历史地理知识,这是儒勒·凡尔纳的一部别具特色的作品。

目 录

第一章	1. 大海里的船	(1)
第二章	2. 面对面	(13)
第三章	3. 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人	(23)
第四章	4. 一个富人的忧郁之家	(33)
第五章	5. 美塞尼亚海岸	(48)
	6. 追捕群岛间的这帮海盗	(59)
第六章	7. 出乎意料之外	(71)
	8. 两千万的角逐	(83)
第七章	9. 群岛烽火	(93)
	10. 群岛间的一场战斗	(104)
第八章	11. 发出的信号没有回音	(117)
	12. 斯卡庞陀的一次拍卖	(135)
第九章	13. 到“西方塔号”上去!	(148)
	14. 沙克拉迭夫	(159)
第十章	15. 结局	(168)

第一章

1. 大海里的船

1827年10月18日,大约下午5点钟光景。一条地中海东部海岸的小船迎风行驶,准备在夜色降临之前到达科龙湾入口处的维铁罗港。

这个港口,就是古代荷马(荷马,相传是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书中所描绘的奥铁罗斯。它座落在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三个深凹的锯齿形缺口的一个之中。这三个锯齿状缺口把希腊南部勾画出一片法国梧桐叶子的形状。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就是在这片叶子上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地理上这里叫做摩里亚。西边是第一个锯齿形海湾,叫科龙湾,位于美塞尼亚和马涅之间;第二个叫马拉松湾,它使峻峭的拉科尼亚沿海地带凹了进去;第三个,叫纳夫普利翁湾,一衣带水把拉科尼亚地方跟阿戈利德分隔开来了。

维铁罗港就在这三个港湾的第一个里面。它的东岸边缘破裂,隐藏在一个不规则的小湾深处,是泰甲特山脉沿海的第一组山梁

分支；山岳绵亘，形成了马涅地区的岭架。该地海底坚实，航道走向好，而且上临高地足以掩蔽，使得这个港口成为一个最好的安全避风港。那海岸被地中海不断吹来的风拍打得结实实实。

这条船，迎着一阵相当凉爽的西北偏北方向的风渐渐驶近；但是在维铁罗码头上，还望不见。这之间还隔着 11~13 公里的距离。虽然天气非常晴朗，那条船最高的帆篷边饰浮现在地平线那光亮的背景上，但在岸上仍然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可是从下面看不着的东西，从上方却可以看见，这就是说从高踞在这个村落上面的山峰上望得见。维铁罗港呈古罗马圆形剧场状，建筑在陡峭的山岩上，这里是凯拉发的古代希腊堡寨，曾经凭险守御过的地方。在那上头，耸立着几处颓圯的古塔，其来历稍后于这些萨拉比斯（萨拉比斯：古代埃及人信奉的神祇，象征太阳）奇异的寺院遗迹。那些柱子和爱奥尼亚款式的柱头仍然装饰着维铁罗的教堂。这些塔的附近也耸立着两、三处不大有人去的小教堂，教堂由一些僧人经管着。

这里，最好熟悉一下“经管”这两个字，还有“僧人”的涵义，这，只适用于美塞尼亚海岸的希腊僧侣。这时他们之中的一个刚刚离开了他的小教堂，从远处依稀可以看到他。

在这个时期，希腊的宗教还处于偶像崇拜的传说和基督教信仰互相混合的奇特状态。许多信徒把古代的女神看作新宗教的圣徒。这时候，正象亨利·贝尔先生（亨拉·贝尔（1783—1842），法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原名）所指出的，“他们把半人半仙的圣徒，魅人的涧谷里的小妖精和天堂中的天使混为一谈，既向水怪祈福，又向圣母祷告。”因此，某些奇怪的做法，令人失笑，对这些不合正流的混乱情形，有时甚至连教士也弄不清楚。

在本世纪的前四分之一那段时间尤其如此。——大约 50 年前，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希腊半岛的教士特别无知，而

僧侣们，无忧无虑，天真幼稚，“好好先生”，对这儿天生迷信的居民似乎不大善于管束。

要是这些教士只是无知倒也罢了；不仅如此，在希腊的某些地区，尤其是马涅省的荒凉地带，他们干脆就当乞丐，也许出于天性，也许由于需要，死命向人讨钱。好心的游客偶尔扔给他们几个子儿。他们没有别的事干，一天到晚就是拿着某些可疑的圣像让那些善男信女亲吻；要不就在某处戎龛前面给长明灯添添油。教会收的什一税以及替人忏悔、安葬和做洗礼可以得点钱，可他们对这一点微薄收入早已感到失望。这些可怜虫，已经堕落到最下层的平民之列了。他们对于为沿海的居民干点守望警戒之类的差事并不反感，——嘿，这算是什么警式呀！

所以，维铁罗的水手们，也学着那不勒斯一带下层平民的味儿，躺在港口上。——这里的下层平民干几分钟活就要躺下身子休息好几个钟头。他们看见有个给他们干活的希腊僧人飞快地、捧着两个膀子朝村里走来，他们这才起了身。

这是一个50~55岁上下的人，不但粗大，而且还很胖，——总是他平素懒散才积下这一身肥膘；他那张油头滑脑的嘴脸实在难以教人信任。

“喂！什么事？神父，有什么事？”一个水手大声叫嚷着，冲来人跑过去。

维铁罗人讲话鼻音重，简直会使人以为希腊人的祖先之一就是纳宗鱼（纳宗鱼，是远古热带海中的一种骨骼粗大的鱼类，其头前有一隆起物，形状似鼻。作者这样比喻这里的人鼻子高耸，发音重浊。）；而在这种马涅人的土话里，希腊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阿尔巴尼亚语统统混在一道，仿佛人们还生活在巴贝尔塔（圣经故事：诺亚的儿子与众人商议将巴贝尔塔增高，以登天界，上帝惊恐，就使众人语言混杂，各个不同，无法达意，上天之计终致不成。）那个时代似的。

“易卜拉欣的兵侵入泰甲特高地了吗？”另一个水手问，同时还做了个漠不关心的手势，看他那样子爱国心不强。

“除非是法国人，否则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都一样！”第三个人插了一句。

这个回答表明了这场战争，——当时正处在最可怕的阶段，对于这些遥远的伯罗奔尼撒地方的土著居民引不起多大兴趣。这跟北方省的马涅人完全不同，马涅人在独立战争（指希腊独立战争，希腊于公元1396年即为土耳其占领，1829年希腊人民起义打败土耳其人，于1830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希腊王国。）中出力很大。

但是那个胖僧人对谁都不答话，他气喘吁吁地从那山崖陡坡上往下直跑，他那患哮喘病的胸部不住地喘息。他想讲，但又讲不出话来。至少，往昔他们希腊的一个祖先，那个马拉松战士，在扑地死去之前，还能够报告一声米尔希阿德的胜利（米尔希阿德（死于公元前489年），雅黄将军，曾于马拉松地方战胜波斯军。）。可是现在不再是米尔希阿德，或是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问题了。这些马涅尽头的粗里粗气的居民，几乎算不上是什么希腊人。

“喂！讲呀！神父，你讲呀！”一个名叫高佐的老水手比别人更急，老是大声嚷嚷，就象他早已猜着了这僧人要讲些什么似的。

那僧人这才接上气来，他把手向天边一指，说：

“有一条船！”

一听这话，所有的闲汉们都站起身来，拍着手，向高踞在港口上方的山崖奔去。从那儿，他们的目光可以广阔地总揽整个大海。外地人看到这些动作，会以为是远洋的船只在热情的水手心里引起了对海的种种回忆呢。不是，并不是这样。实在，你倒不如说利益激起了当地人的兴趣。当这个故事写成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马涅仍然是希腊的一个特殊地区，由于欧洲各强国的主张，签订了1829年的安德里诺波尔条约（安德里诺波尔，

属土耳其欧洲部分。1829年俄国攻占此地，与土耳其人订立条约，土承认希腊独立），这里就变成了独立的王国。

马涅人，或者说至少是生活在这些海湾之间的长岬上的马涅人，还停留在半野蛮状态，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自由要比关心他国家的自由为重。因此这个下摩里亚尽头的小海岬，不管是土耳其的黄页兵或者希腊的宪兵在这儿都拣不着便宜。吵架、复仇代代相传，就象科西嘉（科西嘉，法国在地中海的一个大岛，其地亲族复分之风特盛。）人一样，许多家族之间的冤仇只有在血泊中平息；他们生来就擅长劫掠，但是又很好客；要是盗窃时需要暗杀，他们也甘当凶手；这些粗犷的山里人堪称斯巴达人的直系子孙。这里有成千个小城堡闭塞在泰甲特的山洼洼里，其中皮尔戈斯几乎不能接近，于是他们就自愿担任中世纪的向导之类的暧昧角色。中世纪的封建特权总是采用匕首和火枪去行使的。

然而，如果说马涅人在这时候还是半野蛮状态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50年前该是个什么样子了。本世纪最初三分之一时期中间，在汽船巡逻大大地制止了海上暴行之前，任何商船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港之间航行、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心狠手辣的海盗了。

显然，维铁罗港，由于地处伯罗奔尼撒尽头，刚好在西海之间，而且靠萨里果多岛很近，颇为海盗所喜爱；这里地势好，又肯向所有这些打劫群岛和地中海附近地区的歹徒们开放。

马涅这一部分的居民集中点当时有个特别名称叫做卡可服尼。居住在卡可服尼的人对这儿马塔邦山头岬角很重视，觉得这地方对于干他们这门营生极其方便。他们在海上袭击船舶；在陆地上，他们就打假信号把航行的船舶吸引过来。他们到处抢劫，然后放火焚烧，不管那些船上的水手是土耳其人、马耳他人、埃及人还是希腊人，他们都一律毫不怜惜地杀死、或是运到北非海岸去当奴隶卖掉。由于沿着科龙湾、马拉松湾、采里库海面或加罗角这一带

航行的船只日渐稀少，这种营生渐渐停歇下来，所以公众大声向上帝祷告，请他趁涨潮的时候送几条吨数大、载货多的船来。那些僧侣，只要能使他们的信徒有利可图，对于这类祈祷，丝毫不加以拒绝。

然而几个星期以来，一次抢劫也没有发生过；一条船也没有在马涅口岸停泊。因此，当僧人喘息未定，吐出这几个字：

“有一条船！”

这时候，马上爆发出一阵欢笑。

几乎立刻听到敲木钟的声音，这是一种用金属锤撞击的木头钟，这几个省都用它，因为土耳其人不准使用金属钟。不过这阵悲沉的声响已经足以把这许多贪婪的人聚拢起来了。男人啊，女人啊，小孩子啊，凶恶而又可怕的狗啊，都聚拢来了，所有这群人和狗在这场劫掠屠杀中个个都用得上。

这时候，这些维铁罗人都聚集在高高的山崖上，大声喧嚷；那么，僧人所报告的那只船又怎么样了呢？

这条船乘着傍晚那凉爽的、从西北偏北方向吹来的好风，正飞速前进。从它的方向看来，好象是从克里特岛沿岸驶过来的。它那船身已经开始在船后涌起的白色浪花上面显露出来；不过它的全部帆篷用肉眼看去还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很难辨认这是属于哪一类的船。于是，各式各样截然相反的讲法一时都冒出来了：

“这是一条头帆三桅船”，一个水手说，“我刚才看到它前桅桅柱的那些方形帆篷啦！”

“不！”另一个回答，“这是一条翘梢子三桅帆船！你瞧它那个翘后梢和张开的船头！”

“是方帆还是翘梢子，嘿，隔得这么远谁能看得清？”

“大概还是一艘扯方帆的三桅船。”另一个水手指给别人看看，又略略用双手罩住眼睛，向远处了望。

“求老天爷帮帮咱们吧!”老高佐回答说,“不管是翘梢子、头帆船还是方帆三桅船,反正都是三根桅杆的船;要说把大批的康狄酒,士麦那的布匹送到我们码头上来,三桅船总比双桅船好。”

在议论了这么一阵子之后,人们更加凝神眺望。船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不过,肯定是因为紧迎着风的缘故,总是看不到船的侧面。究竟是双桅还是三桅,也就是说装的东西多还是不多,这很难说。

“哈,咱们是穷定了,这里面有鬼!”高佐说着,用他那几种语言混在一道的话咒骂了一声,每个字都说得很重。“这不过是条狭长条儿帆船罢了……”

“也许是一艘长条帮船!”僧人叫了一声。他的心情也不比他的那些信徒少一点沮丧。

如果这两种看法带来的只是几声失望的哀叹,那么,坚持也是无用。但是,不管这究竟是什么船,人们已经可以估计到载货量总在100~120吨之间。总之,船上的货物只要值钱就行,即使不多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些普通的狭长帆船,或是长条帮船,也会装有名酒、上等香油或者价值昂贵的织物。要是遇上这种情况,倒还值得袭击一下,只要花一点点力气就能搞到一大笔!不必气馁,何况这群人中不乏老手,在这方面经验充足,觉得这条船外形美观,说明其中大有油水可捞。

太阳这时慢慢向爱奥尼亚海西边地平线沉下去了;但是10月的暮霭大约还留住一抹余晖,还有一个钟头天光。这样,这条船在夜幕降临之前总可以看得清楚。况且,绕过了马大邦岬角之后,它的方向要拨转过两个罗经点,好进入海湾口,它那位置正好给观察的人们看个一清二楚。

因此,不到一会儿,老高佐不禁脱口叫出声来:“是一只小帆船。”

“一只小帆船！”他的那伙伴们一齐大叫嚷起来，适才的沮丧变成了一连串的咒骂。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倒没有什么争论，因为这不可能有错。这船从科龙湾口开进来，果然是一只小帆船。这些维铁罗人大呼倒霉也许是弄错了：在这类小帆船上装着贵重货物，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人们就这样称呼地中海东岸的小吨位船只。这种船的舷弧略微朝后翘起，三桅单杆上张有纵帆，主桅前倾得很厉害，安在中央，那上面挂着一块三角帆，一块前桅帆，一块二桅帆，外带上桅活动帆。船首备有两块三角形小帆，船尾竖着两根高低不等的桅柱，整个帆具就是这样，这一来船的样子就很特别了。船身的色泽极其鲜明，船头昂起，各式各样的桅具，帆篷安置特别，这使它成了迂回航行在群岛的狭窄海域中、成千条漂亮船只中的稀奇珍品之一。没有比这种条轻盈的小舟更美丽的了，一上一下地随波起伏，浪花涌起，高低腾越，仿佛某种巨鸟的翅膀掠过大海，在落日余晖中闪动不已似的。

虽然海风渐渐大起来了，天空铺满了“絮云”——这是地中海东岸诸国和岛上的居民给这种云取的名字——可是小帆船一点也没有降下它的帆篷。它甚至连活动小帆片都没有落下，要是换了一个胆小点的水手，肯定早就降下来了。显然，船是准备靠岸，虽然船长并不在乎在这已经变得严酷。而且潮水越来越涨的海面上过夜。

但是，如果说维铁罗的水手们认为小帆船就要驶入海湾这一点毫无疑义的话，那么现在考虑的是船的目的地是不是他们这个港了。

“喂！”有一个叫道，“看上去它总是紧贴着风行驶，又不象靠港嘛！”

“叫鬼缠住它才好呢！”另一个人答了一句，“它是想掉头到别

的港口去吧？”

“它是驶向科龙吗？”

“要不就是去卡拉马塔？”

这两种假设都有可能，科龙是马涅海岸相当繁华的东地中海港口，它替希腊南部运出大量出口油类。卡拉马塔也同样重要，它位于海湾最深处，在那儿的露天商场上有工业品，有从西欧国家运来的布匹、陶瓷等等，货物非常丰富。可能这小帆船装载的货物就是往这两个港口之一运去的，——想到这儿，维铁罗的人感到非常丧气，他们一心只想侵吞和抢掠。

当这群人不无关切地观察时，小船飞快地行驶着，马上就要接近维铁罗了。这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刻。要是它继续向海湾深处航行，高佐和他的伙伴们抢掠的念头就落了空。即使他们立即扔下他们最快的小艇，也赶不上它，你瞧那船在它硕大的帆篷下面，速度多快！

“它来了！”

老水手嘴里马上吐出这三个字，他那胳膊，带着弯钩似的手，就象船靠岸用的四爪锚似的向小船直伸过去。

高佐没有弄错，那小帆船舵柄已经朝风向那边转过去，此时船正直冲维铁罗驶来。同时，那船上的上桅帆篷和第二个三角帆已经降下来了；接着，它那三桅的帆片也在帆索上卷了起来，这样卸脱一部分帆篷之后，船就完全由舵手在掌握了。

这时天开始黑下来。时间刚够帆船去行完它到维铁罗的航程。水底下这儿那儿有不少暗礁需要避开，以免粉身碎骨。但是，小船的主桅上并没有升起要求领港的小旗子，既然它不惜冒险，也不请人帮助，总是它那船长对这儿危险的海底情况很熟悉。也许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有理由不相信）这些维铁罗人引航的这一套，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把这条船搁上浅滩，许多船只过去曾在那儿遭了殃。

毕竟，在这时候，马涅的这一部分还没有一处设有灯塔。只有一盏小小的港灯照着这狭窄的航道。

这时小帆船靠近了，离维铁罗很快只剩下半海里了；它决定靠岸，人们感觉得出是个老手在驾驶这条船。

这些不信教的人对此很不满意。这群人想的就是他们看红了的这条船快撞到岩石上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坐收渔利，礁石无形中变成了他们的同谋犯。礁石先下手，他们只要加以结束就成。船先失事，然后就是抢劫：这正是他们通常的做法。这样可以免得他们进行一场白刃战了；直接攻击，他们的人有时还可能伤亡。因为，那些船上可都是骁勇的水手，他们要攻击的话，就决不会不受到惩罚。

高佐一伙人离开了他们的观察所，一刻不停地走到港口。现在，主要就是去唤起所有那些洗劫沉船的家伙装备动手，不管船只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

要给小帆船指引一个错误方向，让它在狭窄的航道里触礁，最好是利用天黑，这时天还不算太黑，所以不免使他们的活动发生困难。

“到港口灯亮的地方去！”高佐简捷了当地说。他那一伙人习惯于毫不犹豫地服从他。

老水手说的话执行了。两分钟之后，这盏灯，——在石坝那高的小桅杆顶上点烯着的一盏普通小灯——忽然熄了。

就在同时，另外一盏灯代替了这盏灯，一开始还按原方向放着；可是，如果说第一盏在港口是一动不动的，为航海者指着固定的一点，那么这第二盏，凭着它的不移动，就会把船引出航道，撞上暗礁。

这盏灯，其实只是一个灯笼，它的亮光和原来的港灯倒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盏灯是挂在一只山羊的角上，人赶着山羊在悬岩

的斜坡上慢慢行走，灯跟着动物移动，这样就足以使小帆船走错航道。

维铁罗人已经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了。当然不是头一回！他们这套阴谋诡计从来很少失败过。

这时，小帆船刚刚进入航道，它已经卷起主帆，只剩下船尾的三角帆和角帆还张着。收掉这些帆篷大概足够到达它的停泊地点了。

小船穿过曲折的航道，以一种令以难以置信的平稳程度前进，这真教那些观察他的水手们大吃一惊。它似乎对这个挂在山羊身上的活动灯光丝毫不加注意，就是大白天行船也不会比这更稳当。它的船长肯定是经常在维铁罗一带航行，所以他才会这样熟悉地形，哪怕在黑夜里也能履险如夷，游弋自如。

人们已经看到了他，这个大胆的海员，他的半个身子清清楚楚地在帆船船头的阴影中显现出来。他全身都裹在他那土耳其毛布的大布衣褶中间，披一件羊毛大氅，风帽盖在头上。说实在的，这个船长，一点都没有通常在君岛海域可以遇到的、地中海沿岸船只上的那些船长的朴实样子，一面驾驶，一面手指间还不断捻动着大念珠。不！这个人，他用一种低沉而平静的声音，时时向小船后梢的舵手传令。

这时，在悬崖斜坡上游转的灯笼突然熄了。这倒并不会对小船形成障碍，因为船还是不屈不挠地行驶着。一时间，人们还以为航行的错误会使它冲向位于离港口 200 米处的一块微微露出水面的险礁呢（它在黑暗中是不要能看到的），可是它的舵柄只把方向稍偏了一下，那块暗礁就擦船而过，给避开了。临到第二个浅滩，它又以同样的老舵手的敏捷，避了开去。瞧那浅滩，只有狭狭的一线穿过航道，——就在这浅滩上（不管那领港是不是跟维铁罗人合伙同谋），就不止一条船曾经触过礁啊。只要一失事，船就可以毫无抗拒

地送上门来。维铁罗人这一回可没有指望到。再过几分钟，小帆船就要在港里下锚停泊了。要抢，就是得趁它登岸之前动手。这是这伙坏蛋预先商量好的，在一团漆黑之中干这种营生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上小艇！”老高佐叫了一声。命令不必讨论，特别是下令抢劫。

三十多个壮汉，有的带着手枪，大部分都挥舞着短刀斧头，冲上了系在码头边的许多小艇上，上去的人数目显然比小帆船上的人要多得多。

就在这当儿，那只帆船上发出一声简短的号令。小帆船一出航道，就停在港中间了。它的扬帆索都松下来，锚刚刚投进了大海，在缆绳引起的最后一阵震撼之后，船呆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许多小艇这时离它只有几英里了（一英寻=1.6千米）。船上的人员，虽然没有露出过分疑惑的神色，但因为对维铁罗人的坏名声早有所闻，早就武装好了，准备必要时可以进行抵抗。这些人对小艇的到来毫不在意，只顾静静地整理帆具，把甲板收拾收拾干净。不过，你可以注意到，那些帆篷并没有卷紧，只是让它压在扬帆索上，以便随时启航。

第一条小艇从左舷腰部靠上了小帆船，其余的小艇几乎是一拥而上。因为它那钉满铁钉的船舷不高，攻上来的人，齐发一声喊，只一跨就上了甲板，发了狂似地向船梢冲过去。其中的一个，抓上一盏燃高了的大号马灯，往上一扬，直扬到船长脸上。

船长一挥手，把风帽甩到肩上，他的脸部在灯光照射下完全显露了出来，“嘿！”他说，“维铁罗人不认得老乡尼古拉·司塔科了吗？”

船长说着，沉着地把两只胳膊往胸口一抱。过了一会儿，这些小艇非常迅速地包抄过来，进入了港口深处。

第二章

2. 面 对 面

10 分钟之后，一条轻便快艇，离开了三桅帆船，把这个所有维铁罗人都在他面前忙不迭地后退的人载到港口下面。他身边不带一人一枪。

这个人就是“卡里斯塔号”的船长——刚刚进港停泊的这条船就叫这个名字。

这人中等身材，头上戴一顶厚厚实实的水手帽，额头很高，模样儿挺骄傲。在他那双严峻的眼睛里，射出坚决的目光。他的嘴唇上面，平平地张开两撇克辣夫特（克辣夫特，著名的希腊强盗。）式的胡须，末梢是一簇，而不尖的。这人肩膀很宽，手脚壮健有力，黑头发辫儿纷披在双肩。要是说他已 35 岁的话，那大约总是才过了不到两个月。可是他那张被海风吹黑了的脸，他那严峻的容貌，那额头上象一道道沟似的深陷进去的皱纹，在那里没有一点诚实能够生根发芽，这一切都使得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岁数要大。